

趁一切 还来得及

韩梅梅
著

献给想爱却没有来得及去爱
想珍惜却没有来得及珍惜的人

百 万 畅 销 书

《有些事现在不做，一辈子都不会做了》作者
情感作家 韩梅梅 全力打造催泪新作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非外借

趁一切 还来得及

韩梅梅

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趁一切还来得及 / 韩梅梅著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7.11
ISBN 978-7-5113-7058-7

I. ①趁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28802号

趁一切还来得及

著 者: 韩梅梅

出 版 人: 刘凤珍

责任编辑: 安 可

封面设计: 仙 境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70mm×1230mm 1 / 32 印张: 9.75 字数: 194千字
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7058-7

定 价: 45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 - 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前言

是为了忘记

这本来是一个讲父女之情的故事，讲血脉亲情，遗弃与寻找、相聚和告别。但是写到了最后，该取个书名了，我决定放弃原来想好的书名“骨肉”，因为我发现这本书其实讲的是“来得及”和“来不及”。

这是一个半自传体小说。

2009年，我的生父来北京看我，在这之前，我们有20多年没有见过。在那短暂的几天相处中，我体会到了与生父之间的感情，那是一种血脉相连的微妙感受。他来找我忏悔，祈求我的原谅，但是长长的二十几年缺失的时光，这时想要弥补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小时候，我们会失去玩具；长大了，会失去爱情；工作了，会失去工作。这些东西丢失了，可以重新找回来，但是我们的人生，已无法回头。

我的生父一直以为我没有原谅他，所以，他是一个不安、可怜的老人。但其实，我并不怎么恨他，只是“没有感觉”而已。这些年，没有他，我一样在长大。没有感觉，何来恨呢？他来北京找我，是来忏悔的，是想找我倾诉和痛哭一场的。遗憾的是，我只顾着客气而友好地安排他在首都“旅游”，从来没有给过他一次痛哭的机会。当然，我也没有喊他一声“爸爸”。

他离开北京以后，不到半年，就突然患心肌梗死离世了。

就在我接到那个电话的一刻，最深刻的体会，就是：来不及了。

我以为，我们今后有的是时间，慢慢来建立父女感情，我可以有时间更多地了解他，孝敬他，帮他放下痛和悔，和他做个朋友，喊他一声“爸爸”，就像每一个有父亲的孩子那么轻松和自然。我以为，这些都是理所当然能够实现的。但是，我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我没有机会让他知道我早已原谅了他，我也再没有机会原谅自己。

我赶回云南，为他守夜，第一次面对死亡，思考死亡。

然后我回到北京，继续生活。但是，从那时起，每天晚上睡觉，我必须开着电视，才能让自己在持续的光影和声音中入睡。如果不这样，躺在黑暗中，翻身之际，必然会想起他，想到他矮胖的身影、凄凉悲哀的眼神，一念及此，我必然会呼吸困难，泪水封喉。

在他去世后的这一两年间，我梦见过他两次。但是非常遗憾，即便在梦里，他也是去世了，我只能以一个活人的身份看

着他，没办法和他对话。我想这是因为我一辈子跟生父仅有的几次会面，使我印象最深刻的，就是那最后一面，所以，做梦只能这样。梦醒了，我的心里很痛：作为一个女儿，还有比这个更令人悲伤的事情吗？！

有时候我问自己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他生你却没养过你，你从未和他生活过，为什么这么伤心？我不知道答案。这可能就是可以被忽略一千遍一万遍，但永远扯不断的亲情吧！或者，是因为我对他的怜悯。人，在错觉时光漫长的岁月里，寻觅、爱恨、犯错；又在猛觉时光短暂的时候，无措、悲伤和遗憾。命运的车轮巨大又残酷，人又小又可怜无一幸免，不是吗？我现在已经30岁，和少年离家时的自己相比，我已经开始感觉到疲惫。也明白，将来，我将继续不断地，面对生死疲劳，面对失去。

我写这本书，不是为了纪念，而是为了忘记。希望写完这本书，交给编辑，我也可以和这些往事说一声再见，然后可以关掉电视，安然入睡。

明天，还将继续，活着的好，需要被深切感受，趁一切还来得及。

1985年	记得	• 001
2009年	你是	• 004
1980年	不是	• 008
2009年	陌生	• 010
1983年	金川	• 016
2009年	老杨	• 022
1986年	秘密	• 028

2009年	害怕	• 036
1986年	分离	• 040
2009年	注视	• 045
1988年	妹妹	• 048
2009年	酸楚	• 054
1990年	出走	• 061
2009年	少年	• 068
1996年	叛逆	• 084



1997年 伤疤 · 089

1998年 流泪 · 090

1999年 迷茫 · 091

2009年 忏悔 · 093

1999年 分配 · 097

1999年 大风 · 101

2009年 舞者 · 106

1999年 初恋 · 110

2009年 春日 · 116

2000年 消失 · 129

2009年 朋友 · 135

2000年 离家 · 137

2009年 父女 · 145

2000年 北京 · 152

2009年 唱歌 · 163

2001年 奋斗 · 169

2009年 活着 · 173

2002年 流浪 · 176

2009年 鞋子 · 185





2003年 绝望 · 191

2004年 放纵 · 195

2009年 恍惚 · 200

2005年 谈话 · 206

2009年 微笑 · 208

2009年 异国 · 210

2007年 宁静 · 214

2009年 再见 · 216

2009年 来信 · 218

2010年 消息 · 223

2010年 冷雾 · 228

2010年 听说 · 237

2010年 照片 · 250

2010年 亲人 · 258

2010年 灵歌 · 269

2010年 爸爸 · 274

2010年 远行 · 286

2010年 嫦琪 · 290

2012年 离开 · 297

得意还记得那一天。那是一场淡泊的，几近消逝的回忆，非常遥远，远到她大多数时候根本不会想起。但是，它又似乎一直在那里，深潜在她的脑海深处，不需要冥思苦想，一旦她开始回忆，那一天就会瞬间浮现，无比清晰。

那是她和他第一次见面。

1985年的夏天。

卫生局的院子里，到处是植物的香气，知了叫个没完，整个单位的人都在午睡。

4岁的得意正一个人在花园里玩耍，玩耍的内容是在一尺见宽的花坛边缘走来走去。她喜欢闭上眼睛，张开双臂，凭直觉去判断下一步该如何走。就算是闭着眼睛，眼前也不是一片漆

黑，她仍看见各种圆圈在眼前飘浮，它们有各种各样的颜色，它们在旋转，扩大，又聚拢。在阳光下，这充满乐趣！

从花坛上跳下来，得意看见旁边的指甲花一团一团的正开得浓烈，就伸出两个手指，掐了两朵下来，然后用一点儿力去揉它们，粉红色的汁液马上迸溅了出来。得意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散发出香味的汁水抹在指甲上，不一会儿，她的指甲就变成粉红色的了！

她伸出手指，迎着阳光。

欣赏完指甲，她又摘了一枝鲜红色的美人蕉，拿在手上，去吸花朵里的花蜜。吸完花蜜，她把花扔掉，就看见了那个男人。

他站在一棵茂密的黄果兰树下，在十几个台阶上面，已经连续站好几天了。他就站在那里。台阶下，是葡萄架。刚开始得意以为他是在看葡萄，后来她才知道，他是在看她。

因为他在向得意招手。

得意走向他。

他走向得意，下了几个台阶，停住，俯身下来问：“你是小意吗？”

得意点点头。

他说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得意摇头。

他说：“我是你爸爸。”

得意看着他，再摇摇头：“你不是，我爸爸在医院里。”

他笑了笑说：“那个是你的假爸爸，我才是你的真爸爸。”

得意感觉不太妙，想跑了算了。

他突然按住她的肩膀说：“别害怕。”

得意慌了：“你不是我爸爸！”

他笑了笑，然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——从裤兜里掏出两百块钱，放进她的小衣兜，说：“我现在不是，以后就是了！”

说完这句话，他就走了。

年幼的得意，完全不懂他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，只是被这突然“飞”进兜里的“巨款”震惊了！她从兜里掏出那两张脆生生的纸币，这是她第一次摸到那么多钱，她欣喜难抑，马上转身，飞奔回家报告母亲。

家门口的水泥洗衣台边，嫦琪正在埋头苦洗全家人的衣服。她抬起头，看见得意颠颠地跑过来。

“慢点儿！别摔了！”

得意从兜里掏出两百块钱，嫦琪惊异地问她那个人长什么样子，有多高，他说了什么。

得意也说不清楚，就说：“他说现在不是我的爸爸，以后就是了。”

嫦琪的脸色一下就变了，“唰”的一声把衣服甩下，手在外套上擦了擦，拉起得意就往街上走。

那是一个小县城，只有一条歪歪斜斜的街，嫦琪拉着她，沿着那条街，一路问上去，见到熟人，嫦琪就问：“看见杨大远了吗？”

一些认识她们的人一路指点，她们走到了县城的尽头……

2009年3月30日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。

“国内到达”出口。

好多人涌出来，脚步匆匆。

得意和妹妹小芸站在几个大屏幕下，昂起头。

红红绿绿的显示屏上，昆明到北京的那个航班号后面，是一片空白。

飞机还在天上。

“那你们后来见到他了吗？”小芸问。

“没有，我们走到县城的尽头，在车站旁边找到了他住的‘金江旅馆’，进去问，服务员说他已经退房走了。”

“那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？”

“记不得了，二十几年了……”

“那一会儿怎么认？”

“不知道啊，等飞机落地了打个电话吧。他还带着女儿呢，一个老人，带着一个跟你差不多大的姑娘，应该好认。”

“要是事先准备一个牌子……”

“我也想过，可是牌子上怎么写？‘爸爸’？”得意笑了。

又有一帮人涌了出来，得意看着每一个快步走出来的中年男人，心跳一点点加快。

“小芸……多亏你陪我来……不然，我还真没有勇气来接他！虽然这么多年，一直知道他存在，但是，突然接到他的电话，说要来看我，就有点慌了。我这几天一直跟自己说：‘要直面，要直面’，但昨天晚上还是失眠了，甚至还冒出了买张机票跑到哪里去躲一躲的念头！我非常害怕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？”

“怕他哭，他上次打电话来，一问‘你是小意吗？’我说是，他马上就哽咽了。我听见一个老人的哭声，心里非常非常难受！……还有，就是，不知道见了面怎么喊他，难道，张嘴就‘喂’‘哎’吗？”

这时，航班号的后面，跳出了两个绿字——到达。

得意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。

她们尽量往前站，扶着栏杆，看着蜂拥而出的人流。

从飞机上下来的人们，脚步匆匆，出来了一拨又一拨，时间推移，得意知道就要见到他了，心越来越厉害地撞击着胸

腔，几乎有点呼吸困难……尽量让视线照顾到每一个出来的人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她努力睁大眼睛，希望在他们身上找出一点儿与己有关的线索。

这个她之前只见过一面的亲人，将要如何出现在这些人之中呢？

他是谁？

他长什么样子？

他有多高？

他穿什么？

而她，将如何走过去，对他说出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

“那里！”

小芸率先认出他们。

他们已经随着人流走到出口外了。

“那里！肯定就是他们两个！”小芸拉得意的胳膊，指给她看。

是的，一定是他们。得意看了一眼，就非常确定。

他比她想象中的矮。

人群中，一个穿着灰色西服、身材肥胖的老人，带着一个穿花衣服的年轻女孩，正停下脚步，东张西望。

得意深吸了一口气，惴惴不安地走过去，从侧面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对他说：“你好！我是小意！”

老人收回了寻觅的目光，站定，看她。

从那一秒钟起，他的目光就一直停留在得意的脸上，一直看着她。

得意尽量放松，有礼，面带微笑。

她对他们介绍：“这是我妹妹，小芸。”

他对她介绍：“这是你妹妹，庭庭。”

那个穿花衣服的年轻女孩，背着双肩包，有一头卷卷的头发，唇红齿白。她笑咪咪、脆生生地喊了她一声：“姐姐！”

首都机场这时正是高峰时段，人流如潮，小芸快速接过庭庭手中的包，得意拉过杨大远手中的箱子，带领他们往外走。

走着走着，得意觉得有点不对劲。

她有一种直觉——他好像没有跟上来……

回过头，他果然还站在原地。

得意拉着箱子走回去。

发现他老泪纵横，一只手掌盖在眼睛上。

“你真的是我的女儿，我的骨肉！”他抬起头，泪汪汪地说。

1980年。

“……我怀孕了……”

——嫦琪写给杨大远的信。

“……早不有，迟不有，偏偏这个时候有，怪了！……”

——杨大远写给嫦琪的回信。

“……不管你相不相信，这个娃儿就是你的。……”

——嫦琪给杨大远的回信。